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一

大學衍義

乙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五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湯誥 商書篇名成湯作此以告萬方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大也上帝即天也降下也 若有恒性 若順也恒常也 克綏厥猷惟后 克能也綏安也厥其也猷道也后君也

臣按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漢儒以衷為善臣謂衷即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智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是所謂衷也

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非有二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強教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言則人性之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即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

安父安安於慈子安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臣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厥後秉彞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嗚呼聖哉

詩烝民尹吉甫作以美周宣王曰天生烝民烝衆也有物有則則法也民之秉彞秉執也彞常也好是懿德懿美也

臣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者理也器者物也精粗之辨固不同矣

然理未嘗離乎物之中知此則知有物有則之說矣盖盈乎天地之間者莫非物而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以人言之如目之視耳之聽物也視之明聽之聰乃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物也而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乃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為五則者以其方圓平直輕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夫物之所以有是則者天實為之人但循其則爾如

視本明視視而不明是失其則也聽本聰聽聽而
不聰是失其則也君當仁君而不仁是失其
則也臣當敬臣而不敬是失其則也然此一
事之則爾若為人而不能全乎為人之理是
失其所以為人之則而非人矣彛而言秉何
也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惟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者仁義忠孝
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不仁不義
不忠不孝所謂惡德也人無賢愚莫不惡之
觀乎此則知性之善矣當更合後章孟子之

言觀之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臣按劉子之所謂中即成湯之所謂衷蓋天地自然之理而人得之以生者是所謂天命之性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蓋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來往循環終

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與氣未嘗相離繼繼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爲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者哉性善之理雖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孔子所作)曰元者善之長也(元大也始也)亨者嘉之會也(亨通也嘉美也)利者義之和也(利宜也)貞者事之幹也(貞正固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乎此

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
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
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
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
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
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在人則爲智而爲
衆事之幹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凡此
天德之自然也又曰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
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
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

知貞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勿去者也
故足以爲事之幹凡此人事之當然也又曰
乾四德元最重貞次之非元無以生非貞無
以終非終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如此
循環無窮所謂大明終始也又曰非君子之
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世之昧於理者
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
天未嘗不一也盖在天則爲元亨利貞而
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

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人之道脗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無心而人有欲天惟其無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利貞是收斂故曰復）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讓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

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固所以為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中也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

況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强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

聖明玩心焉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朱熹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禀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

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
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臣按人之五常本於天之五行五行運於
天而人得之以為性木仁火禮金義水智
土信各有攸本故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
已焉乃益之以健順何耶蓋陽之性健木
火屬焉在人則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
焉在人則為義智而土則二氣之冲和信
亦無乎健順故周敦頤曰五行一陰陽也
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

外乎

或問中庸首章之義朱熹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又曰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

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又曰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

過愚不肖者或失之不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智之為教明矣然亦未始外乎人之得乎天

者而彊爲之也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之所謂降衷其言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即湯之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聖後賢更相發明如出一口而朱熹之論性曰仁義禮智其論道與教亦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之學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之徒以刑名功利爲教者孰真孰妄孰是孰非可不辨而明矣

滕文公爲世子滕國名文公者定公之世子也將之楚過宋而

見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反還也)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成覸齊人景公齊君)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淵孔子弟子名回)公明儀(曾子弟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説命之辭瞑眩猶昏憒也以毒藥攻疾故昏憒而後愈瘳愈也)

程頤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

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
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熹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
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
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
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又曰時人不知
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

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
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告之曰夫道
一而已矣此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它說也又曰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
二致而復引成覸等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
信力行不當復求異說也又曰滕國雖小猶
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
去惡而為善爾孟子言性始見於此而詳具
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
無非此意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

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臣按性善之說程朱盡之其曰性即理也乃自昔聖賢之所未言萬世言性之標準也熹謂七篇之中無非此意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它可識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結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要求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聲名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熹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五者之中所謂信者眞實無妄之理也仁義禮智皆眞實無妄故信不必言仁義禮智四者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温和慈愛

之理義是斷制裁割之理禮則恭敬撙節之理智則分別是非之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曰端云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

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所以有是端於外必知其有是理在內而不可誣也仁義禮智既見得界限分明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對立門庭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則生生之意貫貫通周流乎四者之中故仁者仁之本體禮

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

臣按朱熹四端之說蓋先儒所未發至論不忍人之心則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至哉言矣蓋

天地造化無他作爲惟以生物爲事觀夫
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流行何嘗一息
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之生既從
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
爲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然人有
是心而私欲間斷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
人全體本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
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
以此心而有餘矣孟子恐人未能自信也
故指發見之真切者以覺悟之夫孺子未

有所知而將入于井乍見之者無間賢愚
皆有惻怛傷痛之心方其此心驟發之時
非欲以此納交非欲以此干譽又非以避
不仁之名也倉猝之間無安排無矯飾而
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也賦形為人孰無
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然所謂無者豈
其固然哉私欲蔽塞而失其本真耳孟子
始言惻隱之心至此乃兼羞惡辭讓是非
而言者蓋仁為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
從之矣惻隱不存則三者亦何有哉夫四

肢人所必有四端亦然而昧者不察自謂
不能是賊其身又謂吾君不能是賊其君
賊猶賊仁賊義之賊言爲禍害之深也然
仁義禮智其分量甚大而端緒甚微苟不
推廣其端則何以充滿其量必也因其發
見之微隨加展拓使人欲無所障礙而天
理得以流行猶始然之火引之而煌煌始
達之泉疏之而浩浩仁義禮智庶幾充滿
其本然之量而不可勝用矣苟惟不然天
理方萌人欲旋窒是乍然者遽熄而方達

者隨煙欲愈蔽而端愈微雖有不忍人之
心必無不忍人之政矣夫四端在人一也
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則不足以事父
母是以帝王之治光宅天下丕冒海隅而
後之人主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悅其親
之心或以邇聲色信讒邪而至於黜其配
殺其子同此四端也充與不充而已耳此
章之要在於識本心之正加推廣之功至
於保四海則自然之效驗也四端之論雖
首唱於孟子而條貫統紀則至朱熹而大

明惟

聖明優游玩索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告子曰（告子名不害孟子弟子也）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杞柳二木名桮棬飲器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戕伐也賊害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率猶驅也）

臣按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必用力而強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

吁何其昧於理之甚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
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如此則性自性仁義自
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必斬伐之
屈折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其性之
固有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其長
也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勉強矯拂之有使
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
物將畏憚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害仁義其
禍將不可勝計此孟子所以不容不辯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决諸東方則東流决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顙額
也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
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臣按告子杞柳之喻既為孟子所闢則又小
變其說而取喻於湍水蓋前說專指人性為
惡至是又謂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而借水以
明之不知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之過顙

激之在山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也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然其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甚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鮮不變色者至於見赤子之入井亦莫不怵惕而救之朱熹以為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斯言盡之矣

公都子告子弟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文武謂周之文王武王）幽厲興則民好暴（幽厲謂周之厲王幽王）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象舜之弟堯之臣也）以瞽瞍為父而有舜（瞽瞍舜之父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微子比干皆紂叔父又為之臣）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

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
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筭者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筭數也不能盡其
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夷與彝通用
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
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又曰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

然非其才之罪也又曰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明矣

臣按公都子學於告子者也故以性善爲非而設三者之說以闢孟子孟子不與之辯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盖所謂性者仁義禮智而已然未發之前無兆朕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

非然後性之本可識蓋四者情也而其本則性也由其性之善故發而為情亦善因情之善而性之善可知矣夫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是豈才之罪哉陷溺使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人人皆有者由其具仁義禮智之性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至內也性則我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人之弗思弗求爾夫物有求而弗

得者在外故也性則求其在我者何不得
之有本然之才初無限量極天下之善無
不可為者今乃善惡相去之遠由不能盡
其才也曰思曰求而又曰盡此孟子教人
用功之至要烝民之詩其說已見前章合
而觀之可也

曹交問曰（曹交曹君之弟）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
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
長食粟而已如之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
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勝堪也匹鴨也鴨之）

雛也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一百二十斤為鈞百鈞一萬二千斤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

獲而已矣烏獲古有力人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

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

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

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

而受業於門鄒國名孟子鄒人也曹交是時亦在鄒曰夫道若大

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臣按人皆可以為堯舜或古語或孟子所嘗言曹交疑而問之孟子曰然者所以明其必然也交乃以形體之長而材能之短自慊夫聖人之所以聖者豈形體之謂哉人皆有是性故皆可以為堯舜獨患其不為耳且以負重譬之能勝烏獲之任是亦烏獲也苟能為堯舜之事豈非堯舜乎力之強弱有限故有不勝之患若性之善則未嘗有限豈以不勝為患乎又以行之徐疾明之夫長幼之序天

實為之徐行後長者循乎理之當然故謂之
弟疾行先長者則悖乎理而非弟矣夫徐行
至易也豈人所不能以其不為故陷於不弟
之罪以是而思則凡理之當為者無不可為
其善不善之分獨在於為不為耳世之言堯
舜者往往失之過高故孟子直以一言斷之
曰孝弟而已矣謂其止於是也夫幼而愛親
長而敬兄人性所同為堯舜者能盡此性而
已孟子又恐曹交終疑其難也則又告之以
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是堯而已矣言其為

之無不至也交以受業為請又告以道者人所共由猶九軌之塗坦然易見所患者人不求之耳歸而求之於事親敬長之間本性之真隨處發露師在是矣其示人深切如此而世之人猶以性為不善而安於暴棄者豈不重可歎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臣按良謂本然之善也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觀人之幼而愛親長而敬兄則可知矣親親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仁敬長之心達之天下即所謂義然則仁義豈出於孝弟之外哉斯理也孟子蓋屢言之其為天下後世慮者切矣

以上論天性人心之善

或謂以此為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之於道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尤其最焉蓋不

知己性之善則無以知己之可為堯舜不知人性之善則無以知人之可為堯舜故孟子於滕世子之見曹交之問皆以是告焉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紛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者未幾而荀卿氏出創為性惡之說於是李斯本之以相秦（斯荀卿弟子）劉滅先王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為惡故也片言之誤流禍至此豈不哀哉或謂性固善也然求之天下其能為善者無幾

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非性之罪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純粹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值之氣不同或淸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則無不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爲然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而善然則反之之道奈何曰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敎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此治己之

學也學之功至則已之善可復矣道德齊禮
明倫正俗此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
善可復矣若夫以己之性爲不善而不以聖
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之性爲不
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
故繫其說如此惟
聖明深勉之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五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六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大學_{禮記篇名}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按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爲人君爲人臣以至與國人交各有所當止止云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也以君道言之有一毫未至於仁不可以言止知仁之當爲而或出焉或入焉亦不可以言止何謂仁克己復禮仁之體也愛人利物仁之用也爲人君者內必有

以去物欲之私使視聽言動無一不合乎禮外必有以廣民物之愛使鰥寡孤獨無一不遂其生此所謂仁也必有是體然後其用行焉故聖人論仁莫先於克己也人君爲天下民物之主痒痾疾痛孰非同體故君道必主於仁而爲仁必極其至所謂止於至善也自古帝王獨稱堯舜爲至仁者以其兼體用之全無纖微之間故也若宋襄以不禽二毛爲仁梁惠以移民移粟爲仁是特區區之小善耳其可以言至乎其可遽止於是乎以此推

之則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交之信皆以極至爲當止之地若夫以貌恭爲敬以從令爲孝以長惡爲慈以小諒爲信而曰止於是焉則非臣所敢知也

晏子曰（晏子名嬰字平仲齊景公大夫）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物猶事也）

臣按君令臣共以下皆禮之當然也然君以

聖人謂舜契臣名司徒掌教之官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臣按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即五者之大倫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春秋傳亦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稱即其事也當舜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秉彝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

友之信皆人性所自有舜之命官敷教亦因其有而導之耳非强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然各以一言而盡其要未有如孟子者嗚呼旨哉

漢白虎通義（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

化若羅綱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衆矣聖人所以治之者厥有要焉惟先正其本而已本者何人倫是已故三綱正則六紀正六紀正則萬事皆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若綱紀不正雖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

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
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緜古洎今未有
三綱正於上而天下不安者亦未有三綱紊
於上而天下不危者善計天下者亦察乎此
而已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一象言五者大倫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臣按孝之為孝不出愛敬二者而已推愛親
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

人而無所慢易則天下之人皆在吾愛敬中矣愛敬盡於事親非求以律人也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形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其守豈不約乎其施豈不博乎故曰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言天子之孝）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此言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

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此言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災害謂水旱饑饉之屬禍亂不作禍亂謂甲兵寇戎之屬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臣按此章亦推愛親之心以愛人之意能愛人則人亦愛之故天子則得萬國之歡心諸侯大夫亦各得其臣民之歡心人心歡悅則親心亦爲之歡悅以奉養則親安以祭祀則鬼享幽明無二致也其效至於天下和平而無灾禍之興盖人和則天地之和亦應其始

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其終享愛人之福以及親所謂孝治天下也如此後世人君蓋有暴虐其民結怨稔禍至於危其親以及宗廟者然後知聖人之言眞百世之蓍龜也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察著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彰亦明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臣按父母者子之天地天地者人之父母其實一也故事父孝則事天之理明事母孝則事地之理察明察云者謂昭然顯著洞悟於心也夫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此所謂子之天地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所謂人之父母也事父母之道無他全其所以與我者而已故樂正子春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

敢忘父母人子之孝未有大於此者然則事天地之道亦豈有異是乎夫人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此天地之所與我者也五常萬善本來全具一毫有虧是墜其所與矣故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成湯所以顧諟天之明命者正恐瞬息之不存非所以事天也文王所以陟降在帝左右者正恐跬步之或違非所以事天也即是而觀事父母事天地豈有二道乎天地之道其妙而不可測者謂之神顯而不可欺者謂之

明吾之事天明事地察則天地神明所以監臨在上者昭著而不可揜即下文通乎神明之義也長幼指兄弟而言孔子既言孝又兼言弟故謂雖天子之貴所尊者父而所先者兄然自宗廟致敬以下則惟言孝而已未始及於弟也蓋孝弟一心孝既至則弟亦至矣天人一理通乎神明則亦光乎四海矣此蓋推言孝弟之極功為人君者所當深體也

以上專言天子之孝

易蠱卦名初六初爻陰畫幹父之蠱蠱事也其字從蟲從皿蟲之食皿敗

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也有子考無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爲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無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臣謂易雖通言人子之道其在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之尤大者也苟或忘敬畏之心而萌嫚易之志其終凶可知矣若唐之玄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而爲凶矣吉凶之分由敬嫚之異其

可忽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臣按程頤之傳以為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臣謂人君之事母后尤

不可不知此義

孟懿子問孝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子曰無違樊遲御遲孔子弟子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臣按朱熹之說以爲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臣嘗推衍其說以爲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出告而反面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

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飲食則問
所欲而敬進之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
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
倚睇視不敢唾涕此生事之禮也喪三日而
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此死葬之禮也及時將祭君
子乃齊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
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
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齊者精明之
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此祭之禮也自天子而

至於庶人其物之隆殺不同然禮之所得為者則不容一毫之不盡也故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五者之名不同而禮所當為則一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為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立於天地間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臣按先儒之說謂武伯之為人必多可憂之事者故夫子以此告之欲其體父母之心知

所以自愛也臣謂此雖為父母俱存者言然不幸而不終養者其可忘此蓋父母之生我其望於我者何如也顧不能謹身自愛而致疾焉無乃嫚父母之遺體而孤父母所以望我之意乎自士庶人以上皆所當知至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而所以撓亂其血氣戕伐其壽命者尤非一端故漢文帝嘗欲馳下峻阪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此言足以深儆之矣為人主者儻能體孔聖之言凡可以致疾者必敬必戒

庶其免於不孝之責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臣按父母至重也犬馬至輕也孔子以至輕喻至重所以深警世人之以養爲孝者子游聖門高弟宜不至是然一念之微少以能養爲足則已墮不敬之域矣非必輕忽簡慢而後謂之不敬也故禮記亦曰養可能也敬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

先生饌（謂父兄先己而生也）曾是以為孝乎

臣按此言承順父母之顏色為難至於服勞能養特其末耳蓋父母之顏色有慘有舒為人子者所當潛觀嘿察其色愉則其心樂固可以自慰若其色少有異焉其可不兢兢焉惕惕焉自省且自責乎慶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地察之可不謹乎知此而後知色難之義

禮記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臣按此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之意也盖孝子之心惟恐纖介之差須臾之失故其潛觀嘿察至於如此非誠於事親者其能若是乎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臣按愛根於中者深然後發於氣動於色見於容者如此非可以僞爲也儼威儼恪居上臨下之容施之於親則厲矣故曰非所以事

親

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

臣按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載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子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

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盖孝之至則仁矣張載之論極其精微臣姑舉其槩如此必欲深窮其指自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臣謂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逆猶迎也

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於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曾子猶難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孰諫（孰即熟字）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臣按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而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它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已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善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臣按春秋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而卒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先儒胡安國以為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而未達則不敢嘗敬謹其身如此而於君父可忽乎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謹矣此篡弑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此春秋除惡於微之意也然則侍親之疾者其

可不以許止為戒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氣竭而息聲不委曲）禮無容（不為容儀）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慼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臣按經傳之言喪親惟此為略備居喪者當

深體焉

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期周年之服也王公絶期故曰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滕定公薨（定公滕君）世子謂然友曰（世子定公之子是爲文公然友其傅也）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

齊衰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也疏麁也麁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

此文公謂也

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

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冢宰）六官之長君薨子不聽政以冢宰攝國事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尚與上通偃伏也）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臣按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叔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

其不仁子思作中庸亦謂自耆而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爾方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其禮則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為知禮何邪蓋以為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為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夫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正雖終身之喪未足以紓無窮之悲其所以三年而止者特聖人立為中制使不可過焉耳而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恠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憯然而

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自漢文率
意變古始為易月之制然詳其遺詔葢為吏
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冒用其文自短三年之
制豈非萬世之罪人乎其後晉武欲復古制
而尼於羣臣之邪說獨後魏孝文斷以不疑
孝文夷狄之主也猶能行此可以中國而弗
若乎　臣故備列聖賢之言使後世有考云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

臣按先儒之說以為父在能觀其志而奉承

之父沒能觀其行而繼述之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孝夫父之道善者當守之終身不善者當亟改之何三年之有意其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於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輕於茹哀衘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於事未必有益而於孝則大有虧矣孔子之言蓋必有為而發為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

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
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之所謂三年無改
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於此惟
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臣故
推而明之以廣先聖言外之指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臣按先儒以爲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
盡其誠上之所爲旣厚而民亦從而歸厚故
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其機如此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臣按孝子無一念不在其親故因霜露之降而感焉因雨露之濡而感焉若將見之此誠之極孝之至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僾然微見貌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

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按此章於人子之思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識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頤乃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凛

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者蓋愛慕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慤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不敬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臣按忌日之名始見於此父母之喪雖久至於忌日則必以居喪之禮處焉終吾身而後已古之聖王能盡此道者其惟文王乎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臣按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凡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

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言而踈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若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臣按論語記曾子之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正此意也

禮記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盈滿也）洞洞屬屬然（洞洞者空無宅念也屬屬者相連續也）如弗勝如將失之

臣按子之身出於父母本一體而分爲猶枝之出於幹也傷其枝則傷其幹矣持身之不敬寧不傷其親乎故曾子戰戰兢兢以終其身蓋敬奉遺體不敢以少慢也凡爲人子者皆所當然而人主之身爲尤重祖宗之基業於我乎託也廟祏之神靈於我是依也然則一言動一舉措其可忽乎曾子臨淵履冰之

言記禮執玉奉盈之喻宜深體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木不妄伐獸不妄殺此仁也亦孝也若斷之殺之不以其時則是無仁心矣安有不仁而能

孝者邪武王數紂之罪曰暴殄天物人君享天下之奉苟徇其侈欲之心用物無節是則所謂暴殄也是則所謂不孝也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邪秦二世踈忌同姓六公子矺死於杜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 臣故推衍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以上叙天理人倫之正一 通言人子之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六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七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鰥無妻之名在下謂卑賤也虞氏舜名父頑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嚚母瞽瞍後妻舜繼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象傲象舜後母弟名傲慢不友也克諧以孝諧和也烝烝乂不格姦烝進也乂治也姦惡也○史記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臣按舜以一身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以孝俾其善日進惡日泯非至誠之積薰蒸浸灌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

浮為譬其意以謂戱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帝初于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之地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夔夔齊慄齊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貌瞽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於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

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豫順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底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化也昔豫

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
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
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
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

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

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君子弒父者常始於見
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
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
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
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

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 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恝無愁之貌）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

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盖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来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爲己之大罪而不敢自恕人知舜怨之爲怨獨孟子知

其怨乃所以為慕慕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毁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歷三代為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

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養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憲詩作顯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於宗廟而下延於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於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霜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是之也其覆之也非

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之必受命知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爲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於覆宗絶祀者其爲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王季文王之父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胄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老武王有天下時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

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刀天球之屬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大王實始翦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

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大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之事而考之盖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

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

臣故推衍其說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竪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內竪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竪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在寨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

原再也己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

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說與脫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

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眞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爲世子之記焉漢文帝之爲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盖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聖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

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淩煙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 按漢高帝歸尊於父唐太宗雪父之恥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然以功業自

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足以贖前過而已况其父子昆弟之間慙德為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蕚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

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謟媚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謟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

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
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
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
法太宗之誡監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
貨之源其必自
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
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
宮內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
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

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事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

號泣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應輔國遂
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至玄武門輔國將射
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
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内居甘露
殿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玄禮等及舊
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
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懼小人熒惑防
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
玄禮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
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

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内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與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懽

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為讒間而
迫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
故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
庇其父使抑欝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
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儻能
勵純乾之德絶柔道之牽當輔國進言之時
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執
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
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
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

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
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淨而已將士見帝不
言未必不謂實已心許而不欲形之於口與
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
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於中徊徨
顧慮欲爲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
不能力郤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
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
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
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帝王事親之孝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七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八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琴朕弤朕弤雕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

忸怩（鬱陶猶菀結也 忸怩慙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 舜喜其來見故云）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

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爲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眞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國名）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匿其怒）不宿怨焉

宿蓄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
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問曰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
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
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
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
之不得有爲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

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泰伯以國遜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使太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

哉閨門之內敬順休洽固產祥隤祉之基也
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
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
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
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
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
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
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焉管叔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

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鬩很也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討矣使它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唯恐疎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復謂如常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

應雖忿鬩於門墻之內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惻之至情溫然篤叙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強之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

葦蘆類牛羊勿踐履勿戒止辭方苞方體苞葉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臣謂祖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況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此詩二章

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為之本然後燕樂不為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騂騂角弓騂騂調利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遠疏遠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胥皆也傚傚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不令不善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為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

之則內嚮而来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
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
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踈遠乎夫人君風
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
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
性固有篤於善而不為風化所移者然不移
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
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
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
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

専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周平王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綿綿延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晉風篇名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沃曲沃也有

杕之杜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湑潤澤也獨行踽踽踽踽無所親也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助也二章曰豈無它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弒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疏遠其兄弟而以它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

宅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踈其所親親其所踈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宅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爲名）遂惡之愛共叔

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
之請制姜爲之請制邑也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
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之邑虢叔恃險而亡佗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
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
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
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頓

也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鄙鄭
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言國邑不可以兩屬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
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它心公曰無庸將自
言無用除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
為己邑至于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衆子封
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
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
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襲掩其不備也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開導
其來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

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段叛之也入于鄢亦邑名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謂孔子書於春秋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臣按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

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以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

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奪庶立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為最親（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

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迺使使召長
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
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
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
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
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
輜車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
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
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
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

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

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
淮南地邪廼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
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
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
史條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
又請論如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
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
其既死哀矜懇悼既爲誅不發封之吏又以
禮葬之置守冢家盡侯其諸子其後聞布粟

之謠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賜諡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為無過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為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八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章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既赦

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敕即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而徙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列侯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為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為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邪 臣 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

者唯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迫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

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睠睠於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遜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為太子

臣按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
睦于大姒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
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
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
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
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
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
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
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
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

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惠妃廢王皇后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八